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四

集部

禮部集卷十二

元 吳師道 撰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為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盛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為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

執事賞好尤異間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浮瑩奇勢層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於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為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為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歛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為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邪其石邪孰得而

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
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
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靜主乎動互
根而不相雜子不觀夫雲之起石膚寸之觸毫縷之泄
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
固自若以為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為雲動而未始不
靜也子於其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
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有才非徒游藝而玩物歸休

乎是居整矜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山意亭記

東平辛侯守蘭溪即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
固多山獨城之南與山接桃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傳溪
而止高而環窈而容勢涵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
其下多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邃斗絕不異穹石礧岩
侯之來也顧樂居之亭制踰丈因崇為基覆以茅椽以
竹板以代甃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窻因方相時

而實以山可見也。休暇時或歛衣晏坐，凝眺徙倚，拱翠浮嵐，近在目睫，為之欣然忘食。侯政尚清簡，恬於世好，所至杜門，不通請謁，微其薄彼而此厚焉，何於山獨惓惓也。然愚觀侯仁名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復有合非徒適游觀表高勝若夫拄頰之玩，朝爽採菊之見，夕佳以逍遙於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也。侯為人重厚安裕，天資為近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於物，而在物者亦以示人。

也仁之根心與生俱生山之接於目無一日而不見也
善體仁者得之於目而喻之於心凡天下之山無小無
大而陳於前者皆吾為仁之助也奚特此哉體之而得
焉則有吾胷中之山目雖無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
忘言者其此類歟然則侯之意為可識已因書其槩俾
登斯亭者省焉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為下邑學宮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歷殿堂

耽耽數十楹其後餘址猶稱是繚以周垣坎以方池杉
檜腋分蒲藻鱗湊有亭曰詠沂當池中兩旁梁修石以
度幽翳清深游息是宜歲己巳大水亭仆又明年縣尹
邊君世安將有作適家君主職教乃出廩施俸相厥事
既成視舊有加士民以起廢賀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
一亭為哉凡人之情習於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
顧作於視聽之頃則植數丈之木而為之動容故妙天
下者機而觸天下之機者新之也浴沂詠歸之書童而

誦之老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散棄於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幾何人矣一旦振袖翼然冠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也點也嘗從事於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無喟然而歎躍然而悟者乎邊君可謂知為教之機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於得國夫子獨與點而哂由豈鄙畧夫事功哉亦曰為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去點無幾爾邊君既以禮為國吾黨又因其作新之機以求點之志交相

贊者也是則亭之廢興所繫豈不重乎

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為文
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
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
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
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
之棼者息驚者盡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

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為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殊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為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靜為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吾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郭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心有攷於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目而趨不見鵲而張其宏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

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歛子之形儼
乎其若思嗒乎其若思湛乎其若不波之水温乎其休物
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
然而迎犁然而當於物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
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辱與之游間語余曰
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以申之余謝弗

獲既而為之說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不知其幾千里矣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泓然而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於其通於其蒙聖人觀蒙繫辭吾體焉真純湛然靡定所適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

也絕方動之岐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
祛通斯正聖賢之歸猶汭流而至於海也然動止相資
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
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
蒙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明根於育明所以用夫剛
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內為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
而光闇然而日章者乎聖人之剛唯恐其不明聖人之
明唯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氣

議論煒然方進而用於世寄途於醫非其志也余於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復而願相與學焉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拾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為盛塔廟在名山川通都大邑者閭閻瑰麗不可殫紀下而一丘之勝十室之聚莫不錯據聯峙爭務為完好日有加無已天下之田一入於僧業遂固不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往往優為之宜

也金華縣慈濟寺者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所從始相傳以為旻公焉前望南山背負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也構故宋乾道中且二百年風摧雨墮敝傾腐撓中殿特甚餘亦皆殆不支衆譏產薄惟石潭者慨以為已責誓悉其資無靳又輔以化誘所得施予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鐘樓藏室以次葺凡數年竣事潭有已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於寺將使歲入益裕而賴以久焉亦材且勤矣余聞宮室田里

者先王所以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民生當時咸知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無敢傲焉以游其食而奉之非有功於人則職於上者耳今世稱浮屠氏能為國家祈福永命則其功豈不甚大斯民所以竭貲力而事之咸謂當然其徒固可以拱手蒙成安焉肆焉而用天下之物不必其已之勞也今潭也汲汲乎搖其體膚筋力以修壞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累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於齊民寧非此善於彼者乎吁此誠善於彼耶

抑可以重有感也夫

金華北山遊記

出金華城西門遙望峭銳孤起蒼翠秀麗者號芙蓉
峯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為智者寺梁靈璵師
澡瓶在今實名刹西偏遊覽最勝處亭榭錯峙有曰上
方境界者予所甚愛也蓋自山趾磴道緣澗上至此曠
然平夷有大池可數十畝最後秀巘高出屏抱如畫遊
時且迫暮暝色四合空扉濃翠欲滴坐亭上背出木杪

風水聲在下人語宛轉蒙密間少焉煙歛月出池光淪
連上下相映發當晝無此景也客高談朗吟響答林谷
逮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右行取道遊三洞陟降岡麓
久乃出兩山間循水行山漸峽水石清峭十數里不絕
野人方開徑嶺下便樵採恠藤古木巉厓沖湍皆故道
無有比向所見益奇又數里達金華觀觀前流水橫披
圓青石彌布若鵠卵大者若斗壘甕磊磊累負離離錯
立楓枿青檫葱蘢幽翳蓋去洞甚近也三洞者上朝真

中冰壺下雙龍中下二洞皆在觀左下洞巖間突出可
覆數百人小竇容舟遊者仰卧以入燭之穹然高敞飛
厓流乳列石怪狀為華蓋垂衣湧濤積雪為龍為龜為
狻猊象町者為田方者為床為鐘鼓可考擊為硯一眼
受滴水以手承之則否他詭異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
天墜石鍵崖罅欲壓險深入如墜壺中飛泉出岩半數
十丈散垂為簾下注無底怒聲奔雷使人膽掉髮豎出
宿觀中山雨夜作水聲雜然如呼如啼如嘯歌悲吟為

不寐達旦雨稍止行數里趨朝真重岡復嶺所歷益高
狹歷俯壑萬仞蘿弱苔滑聞前向愈陡絕乃還遊鹿田
東西二寺鹿田者相傳仙人宋玉女驅鹿以耕山有玉
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
穴玲瓏類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泉流交其間昔默成潘
公所憇遺刻多存者宋寺雨留三宿山高驟寒雲霧噴
薄門外迷不見行路室中沈沈咫尺不分人壁題近時
吳琳詩有雲暗雨來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句似為

此日發相與附火劇談燒笋引飲而已既晴風日清美
野卉發香山紅澗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摘茶者
道相屬由鹿田抵山橋石山挿澗立樹出石上蒼然同
色飛梁絕峽口迴顧攢峯縣崖瀑流曲折隱見真絕景
也久之亦去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彌山率數百歲物
度鍊丹山訪二皇君祠問石羊遺跡僅有存者入小桃
源兩崖夾澗奇石刻露緣溪多拊花亭宇相望有流觴
曲水處碧甃底環青莎側披落紅出波上點綴映媚方

列坐小憩數道士携酒至取觴以浮談辨喧笑悉沾醉
去止竇積觀宿松聲澗響淒然相和如琴笙不絕蓋晝
夜皆然山中所厭聞也明日寒食有懷松楸遂由東關
入城以歸金華為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巖洞泉石之
名勝巔在山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
子長約遊屢不果嘗以為恨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遣
人邀予欣然從之起壬申迄戊寅凡七日以雨道險故
不至朝真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巖暨僧寺可

遊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幽絕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
先是約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分韻止即歸將追賦
焉而汨沒多故清事復墮渺茫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
行境內潦灾水宿者三月重湖巨陂荒溝斷港瀾漫洸
潏求北山卷石塊土不可得而所值士皆鄙陋無一可
與語者況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游彷彿可記者筆
於篇時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晤對山水間亦足慰也
書其一以貽子長云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蘭溪州新學記

蘭溪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侈室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圯不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閱學帑不足又慮煩役民俾士之錄籍者以力自助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廬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庾實昉於今

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肅其觀又先作塑繪象造祭器
行釋奠禮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中殆弗理今知州崔
侯某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
未及而州判王君某役贊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
事者朱某來請文且謂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
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為不易
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且直紀其
事而復為之說曰因廟為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

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若吾徒之廬因而大焉
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
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
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嘗莫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
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宮而人之眇新
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諗於衆
庶其游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
越於前人哉

明善書院記

帝王羣聖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羣聖賢之言至朱子而明朱子之功異世之夫子也厥今尊古表章聲教四達荒陬遐徼猶知誦其書思其人嚴事惟恐後矧過化之地祠祝之舊者哉處州松陽縣舊市者古治所也唐葉法善宅焉距今縣一舍許宋時里塾甚盛朱子提舉浙東嘗平按行至則為諸生講說有葉宸者能述論語孟子大義朱子異之俾主塾焉咸淳季年葉再遇者請建

書院曰明善入國朝名存實廢前太學生里蕭君子登
慨然志興復因構地奉祠事在法善故墟之陽時至元
二十一年也事方萌芽聚田以致學徒後四年子登白
其事行省即命為山長又六年麗水王君淮來代斥其
地首建禮殿及大門延祐五年山長汪希旦構兩廡而
朱子祠宇猶闕論堂陋制未改泰定元年蕭君復攝教
事請於部使者即下府縣而主簿常君禮董建焉明年
山長鄭繼來嗣而完之起甲申迄今餘四十年蕭君實

始終是其力為多而先立其大者俾易為繼則王君之烈至是而交愜其志也王君時佐吾州語予以起廢之不易且致蕭君請願有紀予惟道在天地間秉彝好德在人心靡一日泯滅固無用贊為竊於是有感焉法善以幻貴於唐顯於鄉志恠者孰不歆艷一旦化為俎豆經誦之所淑其身而致力者往往出於遺裔獨何歟宋偽學禁興倡其說者郡人也當時朱子幾不能免詎知易世後車轍馬迹之所經咸慕其執鞭不可得彼抵誣

拊擊者至今羞稱之是孰使然哉善不可以終窮晦於一時者必著白於萬世諸君子扶植之功豈非有得於明善之旨歟緊士之居游者不急其承闢異端距邪說惟聖謨是祇俾夫天命人心之本昭晰而無迷然後踐之於躬以底於誠以返於初是為元貞興復之意則所立將與天壤俱敝尚何廢墜之憂哉

巢雪樓記

劉君剛善將從廣西憲幕辟自金陵來宣城告所嘗往

來者別余適遇焉一再見相與道古今較大藝恨見之
晚而別之遽也因為余言家本蜀眉州實峨眉之陽先
人始徙金陵聞峨眉巔極倚天岡谷綿邃雪經歲不消
望之皓如積玉今居面鐘山結小樓名之巢雪以寄故
鄉之思予為紀之何如余聞有生者皆本於土血氣之
屬無不知土風思依首丘過故墟而啁噍物猶然而況
於人乎聖如仲尼而思魯雄如高帝而思沛南音越吟
是孰使然鄉土之思不忘本也不忘者仁也峨眉之距

鍾山遼哉邈矣思我眉而不可見見鍾山如見我眉焉
返本之心油然而生可不謂仁乎惟君之心抑可尚已
又聞長老言宋之南嘗駐金陵諸橋名坊巷大抵皆東
京舊季年蜀士僑東南僧廬亦寓蜀扁山川隔絕悠悠
我思徒遺恨於無窮今也宇宙混同四海一家桂林為
秦漢百越之地去中國萬里君今往即往異時我眉朝
發而夕至可也然則幸生太平之世而快其夙昔之願
可不知所自邪念先世之勤勞致當今之報効惟剛善

勉焉

德懷堂記

吳以國氏國由太伯始故子孫在吳越為甚番君著功
漢初居番者宗之今教授君存仲退甫能譜所自出宋
已下皆歷歷可攷且以德讓名其堂取至德之旨也嗚
呼泰伯以天下讓聖人稱之其後季子慕義而興復以
國讓讓遂為勾吳家法彼季子猶可及若太伯之為則
自有宇宙以來一人而已民德下衰釁起父子兄弟間

簞食豆羹忍以相奪相殘自非甚頑無知聞斯人之風
未嘗不釋然意消遙遙二千年系之以姓者孰非神明
之遺乃與俗俱化曾不復聞有高節茂行彷彿先烈之
萬一者此予於君之名堂不覺慨然也素聞番人言君
早孤逮長愛三弟田廬服器自取寡約餘悉弗有人皆
以為難撫教諸子循循雅飭闔門內外肅雍無間言凡
其鄉人與四方之學者咸尊事之蓋其天性純篤而真
踐不渝故自身而行於家自家而孚於人者如此其視

讓國天下雖有大小之殊而同於為讓可以無愧斯堂之作孰不謂之宜哉藐余忝宗姓衰落不逮適俱仕宣城辱不鄙夷而命之記予因慕為讓者未知視君何如因是而砥礪激昂以自附於盛德之末異時斯堂不為專美是則區區之志也君毋謂余不讓

山泉記

王君某名其居山泉君北士而寓宛陵非鄉也其居在闌閭中前直官寺左右雜民伍間山與泉無有也抑山

泉者荒遐寂寞之觀幽人隱士之所樂而君方將應公
府辟佐部使者奉條察廉服簿書贊畫之勞雖有山泉
亦不能從容盤桓也然則何取乎爾也人謂君衿韻高
勝雖嬰以世故而蕭然自適不異林壑間是亦美矣而
未也在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艮上坎
下蒙為山泉不待夫鬼然而高泓然而深固無往而不
在也致吾果育之功使行完而德充不在夫隱而為高
仕而為通將無適而不宜也君之取義其必出於此也

其必求無媿於是名也

江行磯石志

沂大江上行彭澤湖口縣境中濱多石山舟人呼磯頭
在彭澤下者曰馬當曰峯骨曰彭浪曰小姑在上者曰
繫表曰團石曰中子山勢皆自東來乍起乍伏稍近江
忽若奔赴欲度界而旋却盤礴怒突騫舉驤奮形體大
畧相似繫表尤宏豁峭立余時夜半抵壁下與漁舟聚
宿月出其背光射山上樹如細草芒久乃焰舟中也小

姑者峙江中與彭浪對若闕門舟行出其中峻急甚孤
圓高聳南一面岐首樹木扶疎蔥蘢漸遠望見亭亭煙
雨中青鬟翠袖姿麗夔絕俗呼小姑亦善狀也上下鍾
山者夾湖口縣左右俗謂上為張公磯下為拓磯皆壁
立千仞獨下鍾中一道斷缺附土有竹木稍異時久乾
水落岸痕可三丈許以故盡見根底奇恠或森列如立
筍或下垂如滴乳蟠絳散布者如樹根四出層突而下
削者如河岸殘冰孔穴玲瓏水所注射而不見其出也

有就巖穴置大士像宛若天成山勢盡處潰為亂石高者十餘丈大者如屋其次如數石甕盎方床斜几磊磊撐拄間為修莖狀其上平坦可坐側視山兩旁至絕頂皆巉巉彌望類人所壘疊靈壁太湖者蓋其石扣之有聲故山得鍾名大蘇公嘗不以為然恨余不及如公中夜獨往一聞噌吰鏜鏜之音以証所言耳由湖口道彭蠡三十里中流為大姑山片石方而長又呼鞋山世以並小姑而奇峭為不及矣未至南康二十里蟆頭磯羣

石如蟆抵星子灣視落星卷石又出大姑下而磯石之
觀止焉仰見匡廬方巍然高大如王公巨人儼容莊坐
自馬當已見是山至此幾三百里蓋無日不在馬當中
亦偉哉余評潁江諸磯上下鍾勝江中諸石小姑勝而
於匡廬則無能名焉姑志之俟質諸善遊者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於大學程
張子始為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於心心定而性存

今曰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
本以應物膠轕紛綸千名萬狀日至於吾前持吾方寸
之虛明而與之酬酢於無窮雜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
弛張疾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
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汨沒而忘返惡物者有意於絕之
忘返者衆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也大公而順應
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
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精奧宏深與易論孟表裏其語

天地聖人之常以為亦不外是蓋持養純而自然之為
非學者驟可至返而遡其端則有知止之功在竊謂從
事於此然後徂而求定則庶幾可也宣城胡君子仁以
定姓名齋而質其說於予予觀子仁之為人明敏有才
達於世故不激不阿自其居鄉周旋親故間纖悉曲當
出而為部使者所賓禮歷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
而處之一無失言違色非善於應物者歟顧方窮經講
學劇日夜以求聖賢之止者是能因其資以致其功即

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異而玩之哉
故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復始齋記

宣城魏氏故宋參政敏肅公諱良臣之後也由紹興至
今二百年子孫猶衍裕不替然而知學者鮮名茂字彥
明者實八世孫勤苦好修培業積文尤邃於春秋貫串
諸家講肄不輟凡其鄉之學是經者咸推之嘗葺其所
居齋名以復始蓋取左氏畢萬筮仕之辭將以追先猷

紹前烈而還其光顯盛大之舊其志可謂壯哉按魏以
國氏由萬始賞斯為諸侯而辛廖之言驗後之顯者相
在漢徵在唐皆位宰輔而敏肅亦登政府數千百年焜
煌簡冊前後相望而畢公高之澤遠矣天壤間得姓系
氏孰非聖賢勲德之胄彼其不克於承而寢微寢滅者
政復何限有能奮然欲振而興之其人為何如參政公
之世猶近也彥明固宜慕之不忘邈其所由推而上之
姬周之先獨不有可念者乎論者謂左氏好誇所載此

類非一殆若淫巫瞽史之為夫氣化之循環人事之先
兆固有若此者是未足訾也天下之物莫不有始亦莫
貴於始公侯之姓誰實為之復公侯者當思復其所以
為公侯者耳吾聞君子有反性之說明善之教非所謂
復始歟公侯之復天也性善之復已也已修而天應之
理也修於此而彼之應不應有所不計焉亦理也左氏
必諸天吾必諸已而已彥明之攷於傳說也審矣抑其
以是名齋固有志於學者其不以予言為不切矣夫

寧國路修學救荒記

江東憲府蒞寧國政化之及寧國蓋先焉矧其素號名郡而屬邑宣城尤衆繁務劇按臨者深所致意憲使密蘭公總裁之日今御史梁公克中實為經歷使佐相得憲綱具張斥貪擊强察奸明誣威布澤流一道清謐而寧國之士與民則曰二公之於吾郡若修學救荒事其績之尤著者也初學徙東郊與廟並列地比水環堤為固久寢蕩隳大成殿改建皇慶中腐撓已間見不知始

何時穿右支徑趨學門故道榛蕪弗恠也梁公以白於
使既按視命易殿楹二梁一前築方臺倣今成均制塑
像羣弟子漢以來諸儒補其未備舊堤周百丈憲副李
公嘗修其半至是完之增其廣高別為新堤二十丈達於
衢甃以甃翼以欄易民田之間垣捷徑之冲構石梁跨
水上至者始復由正道入顧瞻林塘掩映宮牆絢麗一
旦景象異而心目變也先是學逋租隱於豪民私於隸
胥積歲益多又贏錢藏府中者中統鈔一千六百定或

倡言貨取息贍用即爭假借去展轉竄易久將不可知
乃屬有司括隱欺復斂所散既給嘗費則以佐興修而
一諉之教授方君晉焉經始至順元年夏涉秋竣事時
旁郡皆以歉故輟廩膳而茲獨不廢又以官餘錢增與
貧病士前所未有也已巳早飢宣城特甚錄其數至三
十三萬餘口使惻然弗寧夜起徬徨與梁公議所以救
之策首督郡募民粟幾至萬石食之已乃使詣江浙省
言狀通予米四萬碩施者八千餘平價而糶而宣城得

田之三焉念民無以糴則遂散之而以旁邑所勸鈔代輸凡一萬六千七百定輸者七千四十定而其餘猶不足以繼也於是聞於臺請所沒入贓合一道之存者為七百三十六定遣僚屬分勸徽饒信三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八十定有奇且慮衆為欺而惠未浹則選吏四出覈實而廩其遺然後更遣吏悉散所有凡歷時自十二月止四月受米人二斗幼半之鈔則如米之直施合前後凡萬焉當其赴愬之紛拏給散之纖悉豪奸之舞

智並緣所以撫摩禁防者無不曲盡疾疫不興寇攘哀
息雖古之稱善救荒者不是過也民嘗請圖像立祠咸
遜謝弗許繼而梁公有南臺之命學之士將伐石頌績
修學在所紀救荒其可泯乎哉夫興學教也救荒政也
知教斯知政而信食重輕養教先後固孔孟大旨二公
之設施措置未有不本於此然則并書而並傳之其亦
可也愚於荒政嘗預使令而修理之役則又承命而董
其成故詳為之書李公名嗣宗尤垂意是學築堤實啟

其端嘗議改論堂齋廬市材需時將繼今有作分部賑
寧國縣飢六萬七千七百餘口勸民米一萬三千六百
十七石鈔一萬一千九百定而官予米一萬石均散代
輸如宣城其在廣德建平二縣飢尤倍功亦不細事隸
他郡當自別有紀云

蘭溪州新修門樓記

蘭溪州治即門為樓猶故宋為縣時所建規制宏壯相
傳且二百年矣今置漏刻樓鼓角其上比歲為政者更

造大廳及左右吏舍獨斯樓無改焉歲久屢修敝亦隨之視瞻弗聳民以為病至順元年丹陽羅公某來守是邦顧而嘆曰失今不圖壞必重費民力且予治未信而勞之不可會長官北庭貫公某繼至協衷成化佐屬率從明年冬乃議修理既捐俸倡先惟是一二富家之役於官者橫費既息歡趨以聽攄材庀工如作私室官不與之於是棟楹榱桷之朽敗者易之板闌瓦甍之缺敗者補之丹碧粉堊之漫漶者新之不數月而訖工輝煌

絢麗騫飛竦踊前後映帶不復見新故之異而挈壺有
職更卒有次侯伯之居為之歸然增重焉嗟夫今州縣
之作難矣公家之財自毫分以上不能擅有發無已則
仰於民彼侈然好大剝竭而不卹者固非已而務崇其
私者必苟於官又孰肯起而應之哉竊嘉夫二公之有
以致此矧其勢足以改作而止於修敝補廢存前美而
弗泯塞後費之無經退然不務於襲能以出奇矜己以
求勝其慈愛忠厚之意蓋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不可以

無紀也故因吏民之請而著其槩使來者得有攷焉

北山後遊記

至治壬戌之歲予與張君子長遊北山其後無因至焉
年運而往與世益乖山水之耆益深今年二月六日獨
至靈源草堂訪琳師已出徘徊故處觀公一公止予留
明日同往法清寺觀乳泉又過慈源寺水石篁竹間會
雨信宿而歸既而子長以書抵予曰黃君晉卿旦夕來
則約偕至山中予喜甚日佇訊至四月丙子會於草堂

琳師出所藏書畫有張公詡清溪圖及宋人墨跡甚多
觀已出坐大池上亭景清曠即上方境界也丁丑道前
岡之鹿田林徑翳深松石間植有高數尺者西寺第一
軒已燬於火惟巖壁故在登其半以立仰見有字隱隱
曰潘紫微字即默成公別一行曰喻子才云云東寺門
徑更新餘締構有加暮所宿房即向時冥坐雲霧中者
也戊寅早經宋仙女墓前一徑可趨朝真洞予以昔所
未窺奮欲往黃君極言其險絕乃止歷米壺洞次雙龍

洞命未至者入游憇巖下閱所立碑有云元祐中郡守
張公製三洞名按郡志其人名壽是也旁多鐫名惟清
獻趙公最古扣金華觀出循故道還鹿田前超山橋道
旁藥草羅生卉木異狀多不知名非特仙墓上然也近
橋巖弔王端明塾書堂故基仰穹崖俯奔澗穿行老樹
恠石間幽絕特甚有小徑云由此登巖巔可極目數百
里云金華綿亘雖遠絕頂有湖曰徐公湖處正當鹿田
之背者為三洞南為橋巖連數十里間雄峭奇麗之觀

萃此矣既絕山橋緣澗左行勢漸趨下度五盤嶺稍平
夷前出孤銳者芙蓉峯也下為法喜院舊名潛岳潛岳
者芙蓉別名默成公嘗隨僧飯於寺今髹鉢藏焉直寺
門數十步為公墓則榛蕪矣主僧延酌池上夜宿堂宇
整潔甚安已卯登芙蓉峯嶺未半入寶峯寺竹深澗鳴
古屋閒寥登芙蓉閣殊壯偉玉潤師若珍所建者師畫
山水甚簡畫必題詩悉有思致既踰嶺下險徑迈草堂
休焉山行凡四日一公周旋弗置侍而從者黃劉二生

也明日庚寅雨遂歸因念至大中興晉卿約遊弗果僅與子長來今二十餘年復踐宿約豈非幸歟第恨其別之遽歷覽之未周而後會之未期也嗚呼天下之至樂山水朋友而已使吾三人於此營一壑之栖相與窮年如山飲泉誦歌謠吟以樂其樂亦無不可者而近於世故不得以遂雖然今日之樂詎可忘耶故序記之以附前志之後使覽者與有以知吾徒之志云爾至順四年五月日志

七進圖記

七進圖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
父子奕女玟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
冠卧文簾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熏爐麈尾置旁革履
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酒
壺左持具格次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槃中芍藥
前人以右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玟在後自持花一枝重
臺特起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

魚於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醞器一捧以獻次畫茶具陳
列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撚紙觸其
鼻微醒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甌授附於爐者將瀹茶也
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簾牖明整几格積
羣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帶而行
六子暨童子奴八人導從前後蓋竹隱自為文云畫卧
於家愴恨鬱悵兒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
屬辭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

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釋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規模
放叔而藻麗出新意書以漢隸亦工每段次畫於文用
李伯時白描法精絕似之然未有考也按竹隱後贈中
奉大夫奕後名良佐字致君贈通奉大夫疇德廊其子
也京後名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由上舍中政和五年
進士第二人官至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
兼侍講自號默成居士方後名良瑗字仲嚴終太學生
奇後名良翰字叔倚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府寺丞

倅平江府亮後名良知字叔愚早卒育後名良能字季成登紹興五年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江州倅默成嘗自稱兄弟六人又云吾母生子十有二人長女適錢經國稱之為姊即玟是也紹興乙卯默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隱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生當慶厯中及見累朝大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語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風行於家庭者如此昔者朱子極稱默成節行而以夫子所謂剛而無慾者當之詎知其精神心術之肖固有所自也哉竹隱

之文他無見於世圖亦餘二百年物異時轉徙泯沒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畧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默成公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而有考焉尊賢尚隱之心將竦然而生顧不美歟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五顯之神聞於天下尚矣蓋其上當天星之精據山川之雄儲英發靈烜赫震疊自唐至於近代跡具紀

載國朝加廟號崇封爵香燭金幣之賜遣使時至每歲
夏初四方之人以祈福會集祠下者上窮荆越下極揚
吳銜舟塞川重霧翳陌百賈列區珍貨填積賦羨於官
施溢於廟浹旬日乃止尤為一邦之盛故廟之穹堂華殿
飛樓複閣宏侈鉅麗所以致崇極於神者靡遺餘力焉
至大四年俄毀於火繼而土木薦興二十年間所營建
者十已八九獨大門昭敬樓猶闕且為最先之地而反
後焉一簣之功若有待然者元統元年今達魯花赤亦

思塔公實總廟事首議及之庀工於夏構架於冬為屋
三重楹亦三之其費皆出於廟之田租與其施財役既
非常懼弗克給明年知州于公文傳至乃相與謀稽其
出內括其隱欺沛然有餘功以不輟秋七月落成舊觀
復還高廣有加金碧煌煌棟椽戔戔如浮宮曉闕出雲
氣而臨風雨騰龍翔鳳奮頭角而鼓羽翼也視瞻丕聳
肅敬自生神居巖巖名號斯稱凡材與工之費共計鈔
以貫數之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先是夏初之會于公實

督其稅入革複重之害而薄其征來者益倍歡頌四出
時有金芝產於殿之右梁竒芬瑞采數月不變今猶矗
其上亦異哉二公之雋功盛美吏民咸願勒石會某適
過是邦俾執筆以序徵諸見聞可信不誣竊聞聖賢之
語政治民事神而已然必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何
哉使其職業之不修怨嗟之不卹而徒媚神以徼一日
之祐彼聰明正直者豈肯顧而歆之今二公叶志和衷
帥正自躬政肅令清化以大行年穀比登疵癘不作羣

稚歌舞涵煦惠澤明靈寵加彰示貺賜其於神人之間
可謂無愧者矣是誠宜書凡州之僚屬贊是役者同知
某州判某吏目某也

婺源州重修捕盜司記

州以判官無捕盜而公署自有所以專其事也然判官
二人迭處遞更若專而實公又日嘗坐大廳罕至其署
因仍苟且則於其堂宇漫不加省亦勢然也婺源由元
貞乙未以縣升州即尉治為捕盜司在州門之右蓋故

宋時所營今又四十年敝壞可知矣泰定二年州判錢伯圭塔紀嘗一修之後八歲廣平韓君昌涖是職顧瞻咨嗟計其壞又甚於前念不可不圖也於是捐俸倡先出意經畫役不及民而事隨以集易撓以堅更腐以良門堂列廡煥焉如新又為之築垣以周外甃甃以底平凡弓矢裝服械器悉整而完之藏之庫以俟用考前官之氏名紀刻以示久皆前所未舉者君之用志亦勤矣哉夫官以捕盜名非徒語捕盜之能實貴於無盜而已

婺源居萬山中壤地阻僻民知務學而畏法然寇攘奸
宄之禁不敢一日廢善其道者存乎人耳君來是邦因
其俗之易治而叶贊良守長之為以相安於清靜之化
故四境晏然困害之積於野者不移商旅之出於塗者
無警桴鼓不鳴桁楊永卧可謂美矣且又不以傳舍視
其居出其餘力以興敝補廢豈非本末具舉者哉故承
命而為之書

書壘記

書者大籍之總名所以載道者也自書契既形聖神迭興測天之靈彰示大訓為萬世建人極蔑以加矣道裂而分諸子競起百家爭鳴其羽翼夫道者固不可廢而偏詖傾邪淫誣荒幻之說亦且託於其間是果足以為道乎哉七畧四庫之目館閣崇文之傳鄴侯邯鄲之儲非不美且富也彼固有精約者存在夫人慎取之而已故愚嘗妄為之說曰由千萬編而約之於六由六者而會之於四入自其四者而貫之於一迨其人與書忘心

與道俱而後為至耳河內九臯公平生薄嗜好讀書
所蓄凡萬卷僑居豫章闢樓野鶴軒之左悉置於其上
而以書壘名之且特取先朝所賜大學衍義尊閣之以
為壘之鎮既自為記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樂由是
書壘之名聞於時予觀公在延祐初以文翰簡睿知踐
歷華要後屢典大邦皆有風績惠愛既以其所得書者
而見諸行事之間歸視其樓足以無愧於是載道者矣
抑吾聞軍壁為壘而狀物之大者曰魁壘焉古之善治

者以吾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節制既明形勢既強守則有餘至於談笑折衝摧陷披靡雖百萬之衆可坐而挫之矣吾儒有云能勝物之謂剛剛則嘗伸於萬物之上殆亦若此然則公之所謂壘者可知其魁然而大又豈可量也哉客有進者曰公之壘嘗試而效矣究公所施舉斯世將無不被其澤而白頭斗壘於公何如公夷然笑曰吾知吾書而已遑卹其他公名薛超吾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之子今為三衢守云

東陽縣修學記

有地百里視古諸侯生齒數萬服屬徵會雖時異勢殊
古治寥邈然有能垂意詩書俎豆間則其賢於世之吏
亦遠矣蓋其學道則愛人而能勸學敦儒則必知慕夫
道事必有本而政與教非二致也不然則有倡興作以
厲民飾觀美以要譽者又不若不為之愈人之誠偽賢
否何如哉東陽縣教諭裘君惟學以書來道其邑尹許
侯思忠修學之美曰學創自前代更歷有年外雖宏壯

而中實敝壞許侯始至即慨然有志顧改作則重煩而並修亦未易乃以至順壬申新從祀兩廡餘將以次及元統己亥春且滿未代益大展力由大門殿堂齋廬前後書閣朽蠹者易之傾欹者正之闕敗者補之黝昧漫漶者鮮明之入改作櫺星門及便門等仞墻崇嚴像飾顯赫其費皆出於士之樂從者而官不與知焉落成之日士皆易冠服肅視聽以趨而嘆前此之未見也蓋侯之治邑也明敏而有惠愛故久而益孚他政績彰備

皆可紀而此尤係於教請書以示方來予察其言知許
侯之篤於政教而非屬民要譽者之比是誠宜書惟吾
郡多名大人何取拙鄙者敢辭而襄君復再書謂侯嘗
通守蘭溪子實受廬之氓而君亦援先世契好請益堅
乃直叙其梗槩而復為之言曰東陽為婺大邑昔之賢
令長如唐戴叔倫有去思之頌宋慶厯中鮑令安上建
夫子廟有惠於民至今人目其所憇岩為鮑令岩民俗
固厚矣自馮宿拱之兄弟以大顯而近世尤多宰輔至

連四五人咸以文學科第進儒風抑盛矣山川如昨聲
氣猶存吏豈遽不古若而學士大夫豈盡出前人下哉
今許侯之美諸君既頌之毋忘固當因其作興之機而
勵其景行之實化魯侯明德之風而表周士維楨之效
至是而交無愧焉爾裘君協承侯之志克相是役教事
迄今乃成豈不與其有榮乎

張縣尹政績記

蘭溪縣初內附時民范宇者以邀奪退卒金驟致富至

元二十三年盜劫其家縣已捕得盜者范擅恣戕殺人
又虛張其失亡數令囚妄引某受寄某受分誣以知情
賂結上下皆聽其所為縣令東平張孝安始至奮然直
民冤格其事時民亦爭訴於提刑按察分司判官麻思
安思安主尹尹遂詰范奸狀繫之獄范急厚賂守者一
夕逃去會監察御史中巴爾斯布哈王宏行部督治益嚴
范匿旁郡近數月人莫敢言縣丞簿陰為耳目適令去
之杭因造寺某奉御至京師倚權臣僧格為奏言范所

失皆貨中官財宜罪有司不理者得旨遣尚書歡賽音
至婺與宣慰使巴特瑪新按問徵償於是兩御史麻察
判及尹皆坐罷威燄震一時追逮赴愬者非法慘虐盡
死里中大家富人及夙昔纖微怨與嘗詣察司舉尹政
績者皆被禍破產并命相屬數年徵猶未已范之貲遂
累千萬初經授秩行泉府司少卿改兩浙轉運使司副
使陞同知乃死尹儒家流為人慈和言語愿款至遇事
激烈蹈水火不顧有古強吏風既去蘭溪復尹衢龍游

又以忤宣慰使某罷時年且七十子喪惟一孫在貧無
以歸與予家祖父雅相好大德癸卯未留止數日師道
時從容侍聽談金季年諸老遺事及進士詩賦手授善
醫方囑以濟人既去貽書先人極相賞愛至今不能忘
也比歲有自北方來從白雲許先生游名眉壽者公之
曾孫也一日過予為道前事眉壽亦早失父畧聞家人
言不能悉也俾予筆之予固樂道人之善況於張公且
吾州舊為縣時尹止六人其賢未有如公者距今五十

年人能道之雖其摧擊奸強志不克終使果如其志則
吾里數百家善良之禍免矣可勝惜哉范勢既消歇子
孫日就破蕩數年前有孫殺人死獄中者正向時囚繫
冤濫處跬步不差聞者快之今眉壽從師學道不遠千
里志操卓然將為時偉器天之於善惡報施果不誣也
故為書其槩非徒表斯人之善俾世之稔於為惡者亦
有所鑒焉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國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書以達言順事卓為一代之制不襲於古爰命州郡建學立師置弟子負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獎寵之甚至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邦學猶有未盡立者茲非守吏之過歟婺源知州于侯文傳為政之明年百度具修靡廢弗舉凡先聖賢之祠庠序書院之所咸煥然一新是學之役且以次及會江左分部僉憲多爾濟巴勒公至諉以其事州之名族汪氏泰初者服侯之化歡趨請命捐其地之右州治大門東南

者願自任經營不煩公家闢址掄材蚤夜展力中為帝師之殿門堂齋廡列左右而峙後先庖庾之細亦固不具至元元年二月興工八月告成顯敞深宏既足以昭尊事之嚴而師生之衆亦不患於無所容矣侯又念宮室之完而廩稍未充乃覈在官之田豪民所占射者二百有十二畝有奇取以畀學計其歲入亦不患於不給矣於是僚佐吏民咸謂州之有學學之有田悉自今始以永於無窮于侯之功其可泯哉伐石來請文以紀之

是固宜紀也抑予聞字書之學設教之一事耳周官保氏教六書漢尉律試八體諷籀九千字以上前代固以是為重也且聲出而字生聲又字之先聲音之學則秦漢之前未之有也夫其鈕攝杳冥盤旋之寥廓感通之用神矣雖皇極之元會運世要不出此昔人極論華梵音字謂其或密於字而疎於音或精於音而畧于字字有限而音無窮則無窮者其至乎愚固昧昧於此恭惟國書之行初自神智源流甚遠蓋無音字之原學者所

宜知也婺源多才俊於侯既作興之將有穎悟而傑出者異時非直潤色鴻猷彰明治具而天地運化之微古今不傳之秘亦且於此乎得之侯之功又豈不大乎

婺源州學記

闕郡于侯文傳守婺源首惟學校是究是圖曰嘻婺源徽國文公之鄉也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文公之教故及此今吾幸以科第至是官幾於古二千石刺史而又適臨是邦則學之修否教之隆替非吾之責而誰哉於是

即文公故屋為祠復新安晦庵書院且并及於學焉婺源宋為縣時屢徙今在州西隅者最後也延祐甲寅中燬訖丁巳以次而復工務速成材弗堅緻僅二十年已不勝其敝矣時諸生方幸役除欣然承侯指願相與出力改建門堂先其大者則又自節量廩粟之餘禮殿經閣因舊而修拓地兩廡增闢齋廬揭以新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侯所命也始至元元年六月次年七月竣事高明靚深宏麗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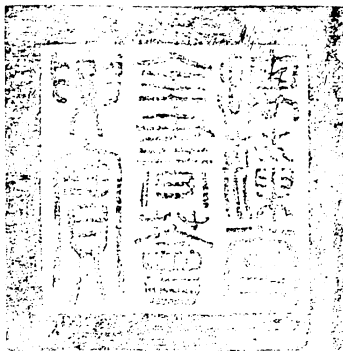
煥既遠過於前時而游居易心瞻視改觀其為作民振俗之助亦豈小哉學正呂君某相役視成與其耆艾之士貽書師道曰願以有紀師道惟昔之記是學者孫龍圖莘老洪內翰景廬而我文公藏書之閣周程之祠則亦為是學作也師道何人而敢踵其後則力辭之既而呂君不遠五百里走池建德邑謂師道頃至是邦嘗與釋奠於侯指語以當興之所今其言悉酬必有述毋讓師道又辭不獲則念侯之興學蓋將深有望於州之士

欲畧陳其愚則諸老先生之論悉已具矣若孫公推原三代養士賓興之法孔氏成德達材之教悼後世之不及若洪公嘆古人臨事變而不亂雖天資不可及亦學問輔以誼之功士不素養不可望其必然二公固知教之重矣我文公則謂君子之所以學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窮理以勝其私而復焉其切於學者皆聖賢不易之法而侯之名齋適契斯義其可舍是而他求乎婺源山水清峭生其間者多健而材少長即羣游校庠角

藝較能往往蔚茂馳騁而以夙望自居者著述如林動
欲名家漸摩濡染抑盛矣尚其反躬就實明誠兩進無
忘先丈公之訓以昭答賢州興起之意哉敢終薦其區
區之愚諸公以為然則請鑱諸麗牲之石以為之記其
必有發也夫

禮部集卷十二

謹案第三十九頁前六行巴爾斯布哈舊作八思
不花今改 前八行僧格舊作桑哥今改 後
一行歡賽音舊作忽賽因今改 後二行巴特
瑪新舊作八都馬辛今改 四十一頁前七行
多爾濟巴勒舊作朶兒只班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三
四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五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忠節祠碑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納款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

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
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坊非淺見俗識所能測
也宋趙昂發者字漢卿昌州昌元縣人也通守池陽時
天兵南下池守臣已遁趙侯攝府事即命為真自知城
小兵寡勢必危已貽書其弟誓以死報至元十二年正
月城陷侯與其夫人雍氏訣雍氏曰君能忠吾獨不能
為忠臣之婦相從地下乎侯喜大書曰國不可背城不
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俱自經於州治之後堂大丞

相伯顏入見而義之命禮葬於永明寺之側按侯以
科第進前為遂寧潼州幕官知宣城彭澤二縣人稱
寬大先生蓋眇然儒者也雖不能決鬪於鋒鏑矢石
之場而守死弗去於義為得若雍氏區區一女子非
服習素聞又豈能若是哉宋嘗贈忠義侯節義夫人
廟號旌忠而事不及行逮於今六十年邦之父老道
之者猶咨嗟太息而未嘗不談丞相之盛德也今復
紀至元丙子之歲府經歷蕭君文孫始至未遑他事

慨然念祠之未立乃與景德寺主僧正宗謀闢大門
左宇並設二主書故爵謚而扁其額曰忠節之祠既
祭妥靈又將經營以奉其父蕭君是舉偉矣哉國家
祠忠臣褒節婦具有明文若趙侯夫婦者誠當一旦
而發於蕭君歸然足以增世教之重固聖代之所樂
聞者君廬陵名家風裁峻整遇事必達其志嘗著忠
孝二史表近代之人物宜其奮不顧流俗獨汲汲於
衆人之所緩者豈苟然哉師道既承斯命以紀其事

為薦享送迎之詞以畀其邦人歌之以行其思焉詞
曰

大風起兮雲飛江聲振搖兮孤城惴其將危城之危乎
侯寧不知死封疆兮吾分之宜嗟婉孌兮閨中姿激義
烈兮駢頸同歸玉碎珠隕兮皦不緇奔師賣降兮彼何
人斯屈膝頓顙兮兒女嗚咿企雙翔於青雲之上兮奄
奄苟活不愧死其奚為齊之山兮秋之浦儼巍峩兮新
有宇弭回風兮神來下薦有蘋兮奠有醑邦人欣欣兮

願侯母吐惟忠惟貞兮福汝祐汝疇非臣兮誰則無婦
佑我民兮永無窮以終古

蘭溪官舍壁記

至元乙亥之冬予抵建德官舍聞其地亦稱蘭溪曰噲
予蘭溪人也天復畀予以蘭溪異哉則考按圖志蓋茹
蘭之溪發源於縣東迎春洞之側經縣治西流會堯城
谿以入於江者以多蘭名夫蘭以芳香比德君子予固
願為君子者今所至與蘭俱蘭之於予厚矣苟予德不

類能無媿乎惟古人為吏未嘗廢讀書彼其汲汲焉獄
訟簿書之餘不敢舍其力以嬉誠知夫所資者之在乎
此乎不然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會予病目稍平
明年始定居官舍後有小閣負山瞰池前挹玉峯頗高
爽取所遺書數十餘種列左右几上橫榻而中處焉時
二兒以病留家憐其齒且長而廢學久則命取以來與
之自為師友凡退食之暇休沐之日靡頃刻舍是也憑
高而四望則煙雲之吞吐月星之陳布草木之悴榮鳥

虫之喧寂晦明四時之變交於吾前可默而察之也若夫民瘼政疵於此思之將以有行也失言過行於此省之將以有改也煩囂之集於此正衿危坐濯而清之也忤觸之來於此放歌長謠紆而平之也至於六籍之微言百氏之殊義夜思而有得則旦起而筆之竟乃上馬以出歸則不暇解帶徑造而挾冊若追所忘參訂考索籤帙縱橫較讎點注丹鉛紛錯或目眩手疲則二兒從旁助予而彼亦程其誦說獻其課習每為之忻然竟日

忘食與寢焉烏乎此傳舍也前乎吾者有若人歟不可
攷也後乎吾者有若人歟未可知也顧予之澹泊寂寥
誠不滿彼一咲而彼之所樂雖萬倍此吾不與易也至
是且兩年吏民始而迂其為中而諒其誠頗相安於清
靜至連月無持訟造庭者所治不過租賦迎送之事而
予益得以樂其樂也時方更張庶政督禁嚴密州縣殆
不可為儒緩者懼焉欲投劾以去則又法所不可或且
羈而罪之因撫卷喟然念早承祖父訓自知刻厲未冠

綴大中歲漸有所論著科興偶然得官亦有以自見矣
獨恨奔走弗寧又撓於憂患疾病未能卒業家苦無書
從人借不可得發憤購求凡數千卷而鄉先正之遺文
緒論世所不知者手錄盈數篋皆平生所甚珍惜遠莫
能悉致嘗恐守者弗謹以為深憂堂堂金華文獻未泯
二三故人道德文章皆當世之望愚幸獲游其間誓將
相從以居朝夕承所以教異時有所樹立可藉手見古
人亦不啻足矣匡世濟民其責決不在我而科之興廢

入豈緊吾之輕重哉二兒聞之喜見顏面其於乃父之志庶幾識之矣因序而揭之壁間以勵予之母忘

教經堂記

古之賢者必貴貴而得祿者必富所謂富貴以道得之者也後世不以其道而得富貴多於是始有眇視軒冕鄙厭金粟以口不言富貴為高者或以為言則交訾其陋如桓榮陳車馬賜以為稽古力韓公訓子諄諄語卿相光寵咸不免於訾者之議是皆隨聲附和而不深察

夫事情者也當賢玄成相繼為相鄒魯間為之諺曰遺
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夫以聖經而與黃金並得夫類
於前所云乎愚嘗按其意則亦有數端蓋籝金易竭經
術無窮遺經者安遺金者危初不以利之多寡相較言
也學也祿在其中吾徵諸聖人而已利祿豈在所惡哉
河東王君元肅與其兄元輔蚤侍父母游學江南父時
有四方之役而其母尤專意於教俾從碩師良士游業
成而聞彰元肅今方以察廉升御史府掾推所得於經

者以用於時自念所以至此者皆義方之教之力因以
教經名其所居之堂烏乎父母孰不愛其子教之以聖
賢之道其為愛子也至矣子孰不欲報其親以聖賢之
道淑其身其為報親也大矣是在父母為賢在于為孝
異時居三公位享萬鍾祿亦以道得之而不愧者人將
以昔之羨韋氏者而羨之王氏彼不得以專美於前矣
然使凡天下之為父母者皆視王氏以為法其有關於世
教又豈小哉斯堂之美其可以不著乎故予得因元肅

之命喜而為之書

梅公亭記

士君子遊宦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烈而不忘
至於崇表而彰顯之是雖好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
此而為末俗之勸者豈小補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
官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
中詩幾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官況之大畧可
攷見也後人嘗即官舍西偏為梅公堂以祠之既廢而

今柴夢規重建於縣圃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為梅公亭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為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址見大礎在萑草中羗兒牧豎躑躅其上老木三數株錯立蒼然為之躊躇太息自是營構之念往來於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為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鍵以外扃飛簷虛楹高亢疏明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室屋環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淡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

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溫
恭謹質稱其人同時諸公交口論薦雖仕不大顯而大
學行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建德肇邑自唐令長凡
幾何人而公之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力致哉使
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
勵則斯邑之民將受其賜於無窮不然是皆公之罪人
也師道於公無能為役然不可謂無志於自勵者斯亭
之作既自為之經營而衆來致助乃命邑人某董其事

不以煩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其或迂吾之
為漫不加省任其圯壞泯滅亦獨何心哉亭成當至元
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明年春三月某日記

建德縣復地興造記

建德池屬縣萬山所盤治所據其會玉峯當前高大勝
特茹蘭之溪過其下合他流以入於江夷然寬平故重
門複堂潭潭邃深左右猶有餘地其後悉負山於以占
亭榭為宜師道被命來尹考誌按圖誦宛陵之詩求前

令林俊卿吳淵柴夢規之所建立如朝峯半山之亭梅公之堂皆久無存而昔時改作梅公亭者尋亦廢左偏衆樂園四周數十畝民相與侵據埋池以為田塞門以營舍桑麻粟麥之利實蕃而歲輸纖微以蓋其欺山東趾有泉亢旱不竭號清白泉亦槩為糞壤會有訴其事者詰之則交持偽券給我且版籍竄易久不可稽摘決叅驗奸狀既得乃悉反所侵於是為屋以募居者量其地之人以供官用呼老人指如泉處掘之即漢涌而出

後治甃甃覆屋其上仍作梅公亭於舊址加闢而廣雜
植花木為徑通泉上而下屬於署後又念公宇雖粗完
而正門特卑陋不中度撤而新之三其中間翼其兩旁
稍高開闔以稱前後其材與費則捐俸之餘裒助之細
諉之邑人計工僦傭如作私室始至元丁丑冬十二月乙
亥明年三月丙申竣事自惟治邑無狀兩年於茲力之
所及僅若此誠不足以誇示而父老咸謂故地雖歸人
習奸欺懼將復有如前之所為者不可使泯沒無紀也

請列於石而併節取公牘之語刻其陰茲不得而却也
烏乎天下之事有廢有興恒相尋於無窮前人之於茲
地可謂勤矣使繼之者常若而人則永存而不可廢也
而何俟於更為甘棠之樹勿敢剪伐峴首之碑見者墮
泪彼其所恃以為存者盖有在也而愚方切切然逆料
來者之不然惴惴焉惟恐奪者之復至不亦愧乎雖然
繼今日往將有大興茲邑之治駿功偉績遠邁於前而
深咲予之陋者其有攷於斯言矣

池州修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於學法具禮經而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弟從以諸儒制日益修然廟以崇聖神學以處師生當別而不混嚴而不褻則庶幾爾池陽郡學在城東南隅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故址也至元三十一年燬於火延祐五年又燬補建僅完規度苟畧故未久而多敝且前廟後學蕩無周防往來交跡兩廡皆覆茨代板穿漏傾圯圖繪剝落甚非所

以昭尊事而致崇極也至元重紀之四年總管通議公博囉布哈與經歷吳君遠翔以職在主領顧瞻弗寧實圖更張監郡公德埒斯巴夙有興學之志議以克合僚屬交贊先是學前歲魚池之利或妄援弛禁例罷免學正姚廷用發其奸府嚴督徵得錢為貫一萬七千有奇用以充費於是撤舊而新易脆以堅殘缺復完昧黥更煥由門而殿悉以序及當殿兩旁限以局鐫啟閉有時肖像從祀一百有五人搏土設色咸精其能徙賢祠之

次治土神之棲闕伺祭之室論堂齋廬密比以整最後
尊經閣前總管薛超吾所建者特為雄偉復稍加修飾
神既妥靈士亦樂居潔淨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
完治祭樂器服悉如其數績亦不細矣惟池學饒陂湖
土田歲積弊滋奪於豪民者已置弗問權勢之所占射
掩為己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陵夷腴削不振已甚是
以一切承陋踵弊而莫之省吳君方以白之通議公究
其事會南臺御史災理溥化公張公珪行部按臨深以

為言承命為謹乃慎選屬吏按覈勾檢迄復侵壤尤不
易易也竊聞聖賢之道莫急於正人心彼其忍於絕聖
人之衆盛扼多士之吭而奪之食者是誠何心哉眇焉
布韋莫敢與抗是猶可坐以懦而無主之罪乃若身為
蠹蟲啓奸納侮甘心名教罪人毋恠乎彼之悍然而興
之也人心淪陷至此亦可哀已明明憲臣振勵於其上
良守賢牧叅謀式克承之遂能因時有作夫俾之周旋
於宮牆儀象之間有以肅其容正其趨激發其愧悔感

悟之端庶幾可與為善而從事於詩書禮樂之教則是
邦風俗之一變而美實於此乎肇是役也專諉之姚廷用
而學錄錢某佐焉奉行而程督之者府吏陳某也學者
艾之士以師道目擊顛末請述以文輒不讓而直書并
以警夫世之有人心者

建德縣迎華館記

建德為縣介池饒間瀕江連淮其南道所出則涉重湖
以盡嶺海故宣諭詔旨之使乘船馳傳之臣聯絡無虛

日官吏迎候郭外率露止道旁或暮不入則寄宿民家
迫隘卑汚不幸而雨拜跪沮洳中相顧以為病比歲師
道為尹嘗欲規便宜處營置若亭館者補前政之缺會
以復縣署起廢闕亭更建大門葺諸敝陋卒卒不暇而
去日迫之矣東平辛淑仲剛實來代予仲剛舊從予遊
者也且別則具告以昔所未及為者數端仲剛欣然蓋
有領也予既歸里中一年仲剛以書來言曰出縣北郭
門洗馬橋之東得民李氏地以官地之在內者易之為

屋凡十有五間門堂室廡悉以度庖湍廩庫咸具所須
宏不過侈華不及奢非徒吾曹之奔走者有所庇依而
弭節休轡望而願止者弭然得其安先是慮費之無從
僚佐悉輟餐錢以為之先民之役於官者相率致助不
足則又勸其餘以贊之始於己卯九月之庚申迄冬而
畢雖役非甚巨而材費亦殷然因其所欲而不拂集之
以和而不厲庶幾公疇昔之志而樂聞者敢以歲月之
訖為請予既躍如以喜則為名之曰迎華之館且以復

於仲剛曰夫亭傳之設非以飾美觀媚往來也知君命之當尊則知使臣之當敬豈細故哉以仲剛之才成此固不難雖然予竊有感焉師友道廢交承義薄久矣趣之不同背而去之若不相識立異逞私不旋踵變其為而敗其成者則往往皆是也師道政學無以踰人懼得罪於斯邑而仲剛之號於衆則曰吾一循公之為今又唯予言之信必非苟隨而以為用者矣矧茲興理若社稷廟學之類不一役特以是館剏端在所以當紀之因并發

所欲言非以為誇且諛也繼今而後以採察咨訪為任者
於是游焉息焉必能稽察叅詳公論以得其所為可不
懼哉可不勉哉

孝感泉記

章貢蕭弼漢臣事親至孝從事四方輒迎以俱守祿而
貧養志而樂人以為難其在南康府史也父卒不遠千
六百里歸葬贛縣金湖之岡為廣帥間掾也母卒入不
遠千八百里歸祔父側負土以坎通墓為廬動據禮法

尤人所難也其營母葬時嚴冬沍寒身先役夫取水數里外一夕去墓二十步後嶺上裂泉流郡人走觀驚異總管游溪李侯某為書孝感之泉以表之蓋天歷元年也漢臣來嫠幕府師道獲聞其事因為之言曰天人感應之機誠而已誠則神神則變化無方況一念之孝出於誠者乎泉者流通之物也吾之精神實與之為流通此理之至微而甚著者彼刺山而飛卓錫而湧匹夫異教專一不貳猶得致之況於人子之為其親者乎是故

味出如江姜詩之感也寒流於庭宋思禮之禱也乃若
安金藏葬親南闕燥地忽溢劉筆老父子營冢大谷山
飛流再湧此皆古之純孝事應章灼所謂誠之不可掩
者乃今於漢臣見之而與之齊美於百世之上豈不偉
哉愚觀今之以孝受旌賞者其稱述必有異漢臣之事
異矣使因李侯之舉張而大之可也距今十有三年而
甘自湮晦若未嘗有非出於為善之誠而能若是乎故
愚竊為之記如此然亦知其事之不終晦也

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未有不同而人心嘗患於不同者何哉私以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為公并異而為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於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於言也苟出於其同然之真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會而彼此莫之遠又何不同之患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

始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無間故其見於言而有味也如此足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喻君子之言而獨取於蘭者蘭芳草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乾也聖人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為乾固矣芳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為衆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無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為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真定楊君士傑名其友王恒讀書之齋曰如蘭廉使濟南張先生為之篆以寵嘉之

楊君與余在國子同僚以授余曰子盍記之予以未識
辭楊君為言其人好修而文溫靜端厚君子也又聞張
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賓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嘗造
其廬相從於大義之樂他人莫與焉然則是齋之美不
為虛矣抑愚竊有感焉愚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鄉德
則媿焉然其心未嘗忘蘭也今雖未獲過如蘭之齋而
一造焉其麾而去之耶抑予而進之耶不可知也竊高
二三公之誼倘得以文字自見而不為君子所棄是則

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薦其說以請

敬義齋記

國之方興必有非常之人出而佐其開勦經營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於是又有賢子孫繼之當承平守文之時以道事君而贊一代之治不其盛哉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其先魯國忠宣惠武兩王奮起朔庭首佐皇業錫土祚封傳至公八世矣公生長富貴雍容妙舞而處之泊然篤志學問由是入延閣侍經帷遭逢聖明顯被光

寵是雖公之自致而公則惟念吾之所以圖報者亦惟
力於學而已是以蚤夜孜孜無敢怠忘歷考聖經求甚
切而至要者願得一言為之指歸而服膺踐行之乃取
坤六二爻言以敬義名齋顧不棄鄙愚而命之申其說
愚何足以知之夫易卦首乾坤而吾夫子皆以學言之
於乾則曰學聚問辨進德修業於坤則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乾奮發而有為坤靜重而有守其德然也亦分
也乾君道而坤臣道也以言乎學則皆極其至者也學

莫大乎立心而制事直內則有以立心方外則有以制
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諸儒又從而演繹之以為
是合內外之道也是持守講學不偏廢之功也是敬為
義體而義為敬用也是二者夾持直上達天德也敬義
之蘊無餘體之而致其力則在夫人耳愚復何說哉竊
獨以為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公之以坤道自居者坤
所以承乾也當開承啓沃之任而為緝熙光明之助則
大人正己之事其可少哉且久之辭曰直方大不習无

不利也由直方以致大不習而无不利則其見於用也
孰禦焉公之為御史也彈劾不避權勢近承命有所案
治毅然不阿所謂不疑其所行者於此已見之矣方將
大用以光於前人以慰天下士君子之望可不益知自
勵乎

靜思齋記

自建安之學散在四方吾金華何王氏嘗得其傳雖以
愚之不才竊私淑而與有聞可謂幸矣朝廷表章道術

既出於一學者莫不曰自建安而好異者每恥於自屈
陽合而陰違持吾說而行何其契者之少也成均首善
天下魏國許文正公之教一以建安為宗夫以公之特
起北方地之相絕數千里而先後一揆若合符節尊信
嚴事比之神明擴然大公之心其為百世之師也宜哉
師道之為博士也與真定楊君士傑為同僚士傑學於
其鄉之隱君子安氏諱熙字敬仲安氏之學則祖建安
而宗魏國者也士傑篤守師說藹然淳懿慤實之風與

予言而為莫逆也則知其嘗得何王氏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入徵予所挾纂輯誦傳汲汲弗置何其甚異於人而同予也於是士傑既去為御史猶時時相過談此事一日謂予曰予生好靜知靜之可以為學也又知為學之道未有不原於思也故嘗名讀書之齋曰靜思以致吾意予為我申其說予聞聖賢之學心與理而已理具於心又非相離也靜故心不外馳思故理有所得彼莽然措其心如槁木死灰者非靜也襍然而絲棼茫

然如大軍之遊騎者非思也端莊湛一之中自有明睿
通微之妙燕閑幽獨之頃不忘運量警省之功聖人之
所以立極學者之所以作聖不出乎此而已雖然予又
有說焉嘗觀於易之復矣五陰閒寥一陽眇綿聖人繫
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以靜為天地之心不可
也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可也然非靜則何以見天地
之心此亦愚疇昔聞諸鄉學者非靜思之要旨歟士傑
明於易者也因舉以為告於此有同乎抑有異乎一言

以復我庶幾樹發之義焉

玉雪坡亭記

天地間有至清之氣得之者則為天地之至潔若玉雪是也雪雨於天玉產於地其色同也昔者孟子之論白獨舉白玉白雪之白者蓋以他物莫之與並而吾夫子所謂白乎涅而不緇若玉雪者其可涅而緇之哉植物之中有梅焉其白蓋玉雪之類而芳瑩高潔傲凌嚴冷尤得氣之清者夫玉之不可以多致而雪之不可以

說也可以列植而縱觀者其惟梅乎愚嘗識茲說以為
世之人有好梅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宣文閣授經郎周
君伯溫為余言世家彭蠡之采望湖山之旁四山如城
雙澗交流當居茅之西有坡焉其先大人植梅百十株
嘗自號梅山翁以志其好其尊翁待制暨伯溫母氏封
植之勤伯溫嘗閱郡志故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玉雪
坡者愛之亦作亭坡上揭其名楣間來京師復令善畫
者為之圖以求士大夫賦詩屬予記其事予觀周氏三

世以文儒顯梅山翁錫命詞林而伯溫父子接武於朝
亦既登白玉之堂游羣玉之府矣歲時扈從出居庸抵
灤京雪山冰谷昔人所未歷者皆身至其處今也江鄉
澤國月香水影幽麗奇絕之觀入將幅巾藜杖逍遙其
間以尋退休之樂取數不既多矣乎予聞君子寓意於
物或引以媿德為天之所以與我潔清純白固有甚貴
於物者矣早夜之間疏瀹而炤明之使一疵之不存一
塵之不汚以保完其精英雖炤映天壤流芳無窮可也

伯溫之志其出於此歟豈徒玩物適情而已異時志番禺者王雪之名係之周氏以傳豈不宜哉

金溪孝女廟記

撫州金溪二孝女者葛氏之女也父祐唐寶曆時官以其地產錫作冶場祐家頗有貲迫使涖其事鑿山烹土石無得傾貲以充且不足日繫繫榜笞之祐無子二女痛不能救俱自投冶中死監吏黃懔聞於州州刺史奏於朝遂為罷冶鄉人即旁通禪寺祠之國朝大德四年

縣丞吳瑾始別為廟於石鍾山下延祐五年縣尹李有復新作祠記光於前矣先是至元中府尹張國紀賦銀屬縣總管趙侯友繼之獨引孝女事免金溪且親至其地詢察議者口塞於是縣人始知孝女之為賜而長史之知政者表章之惟恐後也鄉之士危素猶惜其事之未白於世請其友番陽李存記之又求奎章閣學士虞公集贊之名卿顯人又詩歌之由是孝女之名不獨撫之人聞之矣素在京師會縣丞尹大鵬將之官告之故

亟至即展敬祠下顧棟宇傾敝弗葺惕然有懷召父老
謀之雅州名山劉子芳者願以私財自營不煩而集實
至正元年三月也明年丞以書言之素素以告予謂不
可以無識也予惟先王任土作貢不强所無深溪長谷
光恠竊發奇貨橫陳孰得而拚之自夫覲利小人鑿空
造禍徃徃而然金溪之金豈昔有而金無哉意者地之
名實累之爾徃至大中鑄錢吾州金華又有鄉名銅山
者有司以為言幸而事罷亦此類也孝女之死可哀已

或稱投身化銀又謂死後金不復產是皆欲見其異而
未究其實者嗚呼死其身以生其親又能逆去數百年
之害使世之孝者有所勸而貪利奸欺者有所懲其功
大矣丞留意廟事嗣於前人不問可知其賢而危君之
攄發幽潛捍衛鄉井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者得不樂
為之稱道哉然典祀既崇封錫未加危君方與朝之顯
者游繼今得之當又有紀矣至正二年十二月日記

朱敏平反獄事記

天台朱敏明德初為仙居縣吏縣林弘道誣兄翁歸與
陳甲共殺其父獄已具明德疑而詰之乃弘道與兄有
隙令陳誣引之而其家利得賄也王乙妻以奸謀夫而
誣王縱妻明德正其罪并坐受賕者潛卑刼殺僧大亨
詞連江一等四人殺其牛明德疑事旁出窮問乃其仇
朱丙自以牛皮付捕者妄云得於一家於是四人皆得
脫次吏瑞安州慶元慈溪縣盜殺海商事久不白分憲
疑其冤抑府命州姜判官往勘佐以明德實注意焉初

縣共捕方甲等十五人鞠之皆承內王一獨稱掠得綾
紗數段後會赦遂以例得釋明德察其差則方等贓驗
皆非而王乃真盜元物三百六十有六其存時十四人
者死其一餘十三人悉縱遣陞吏溫州樂清縣富人夏
民本誣執李甲等二十五人為盜覲獲賞得官明德直
其寃還婺州復辨明造偽鈔囚林一非同情者前後所
全活四十餘人嗚呼獄重事也方今平反失出入具有
著令非無勸懲奈何司民命者沈酣利欲良心泯滅盡

矣曾何責於小吏乎不謂於明德見之也使四十餘人
不遇明德則惟有就死而已推此言之天下之冤胡可
勝數幸而有人焉如明德則其效又豈不博哉予嘗識
明德剛勁士也聞其少孤鞠於祖母祖母設誓不食肉
四十始昏人強以肉數年後見所為誓詞不食如初其
秉志不回如此宜能為人所難也諸公既上其名於薦
書矣今得徵休寧幕職循當調爾而旌賞之令未下也
故愚為列其事庶幾見者或有省焉

浦江張縣尹惠政記

漢初曹參相齊用蓋公言清靜而齊治後入相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百姓歌之歸功老氏確矣予嘗論當時齊魯諸儒徒為紛紛無以孔門居敬行簡告之者夫簡之一言足以包清靜而敬又本原持養之功老氏而曾及此乎甚矣夸者之不察也浦江父老來言其尹張侯之政曰侯為邑且三年無疾呼遽色簡節而疏目訴訟之至者每開諭使自釋賦役聽其自議而均租稅不

待督責而集蓋以廉為本而寬以輔之其心惟恐煩民而民亦更相戒飭惟恐以煩有司是以田里晏然而承事服役者無以行其私也吾等懷德而圖報則願托之貞石焉予其文之又言侯好讀書公退杜門惟執卷危坐烏乎侯其有得於敬簡之旨歟不然何以能若是也哉人知有事之為功而不知無事之為功有事之功小無事之功大侯之所以得民者在此固宜有述哉娶之所轄州一而縣六其談長吏之賢者僅一二人而侯與焉

公論甚可畏也鳳凰雖雖衆鳥從之狼方驅羊而監其
髓民之有年不幸如此詩人樂土之思其能自己乎此
予之所以重有感也雖然彼其熏純德而沐清風或者
愧悔改厲豈為浦江將他邑實受侯賜侯名悅遂字彥
直大同人祖父皆有勞本朝伯父禮嘗平章中書侯以
父任累仕江西州縣而至今職云

禮部集卷十三